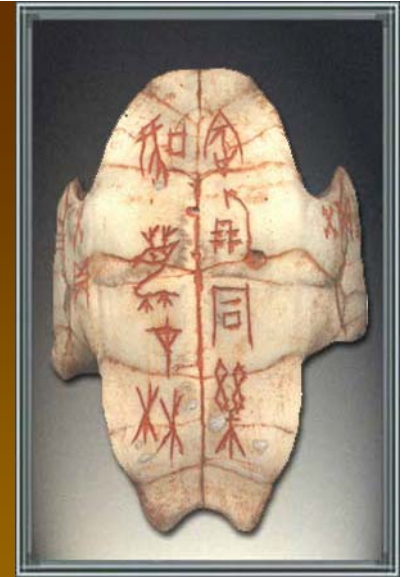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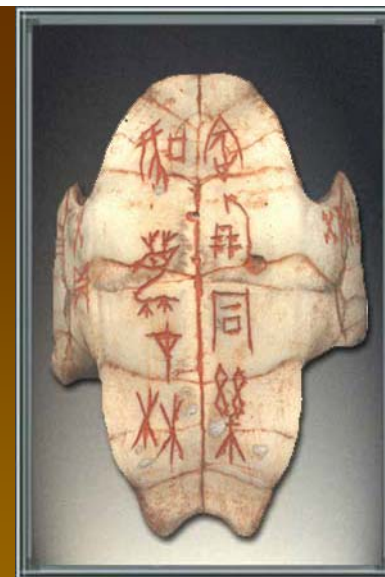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文字學



南華大學文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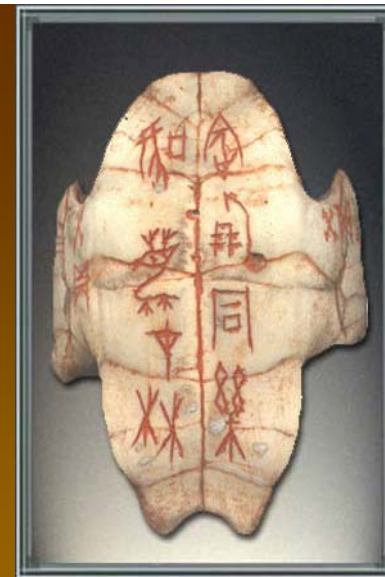
鄭阿財

六書的名稱和次第



我國傳統上分析漢字的構造法則，自來多採六書的說法，雖然近來有學者一反傳統，而提出三書說，但學者們都以為三書並不能概括全部的漢字，並非完善的理論，因此我們還是以六書來論述漢字的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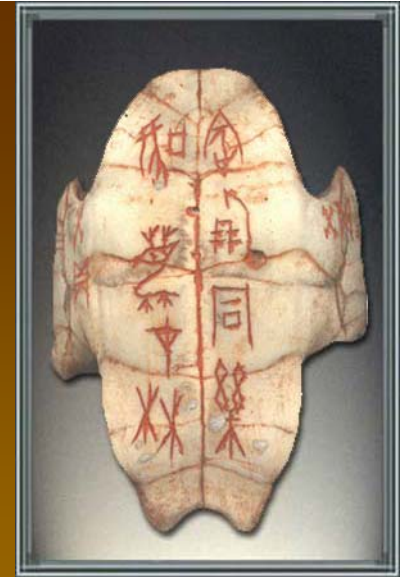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一、六書的名稱



「六書」一名來源很早，最早見於《周禮·地官·保氏》：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不過《周禮》並沒有詳細列出六書的內容，到東漢班固、鄭眾、許慎則都指出六書無六種構造文字的法則。大體上班、鄭、許的說法時代早，論述完整，影響深遠，雖然近來也有學者提出《周禮》「六書」為幼童書學識字「六甲」，也有主張為六種字體，不過仍有未穩的地方，所以舊說仍不可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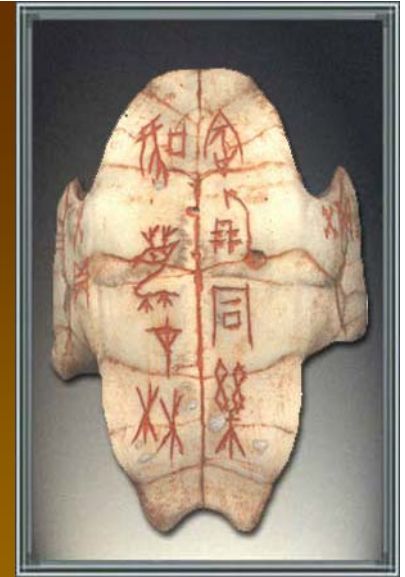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而鄭玄注《周禮》，引鄭眾《周禮解詁》也說：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至於許慎《說文解字·敘》則說：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
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
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託事，
令長是也。

這三家解說六書的名目，雖然略有異同，但推本溯源，都應源自於劉歆。《漢書》固然是班固的手筆，但他在《漢書·藝文志》裡曾說他的〈藝文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刪節而來的，由此可知班固的六書說，應該就是劉歆的學說。再者，鄭眾跟他的父親鄭興受學，鄭興則是劉歆的學生，在極重視師法的漢代裡，可以推知鄭眾的六書理論，理應就是再傳自劉歆。至於許慎則是賈逵的學生，賈逵的父親賈徽，是劉歆的學生，可見得許慎的說法，也是源自於劉歆。因為三家的說法都是源自劉歆，所以論述六書的內容頗為相似，不過也各有異同。



現在我們三家六書的名稱，依其異同列如下表以觀：

同

異

班固：象形、轉注、假借

象事、象意、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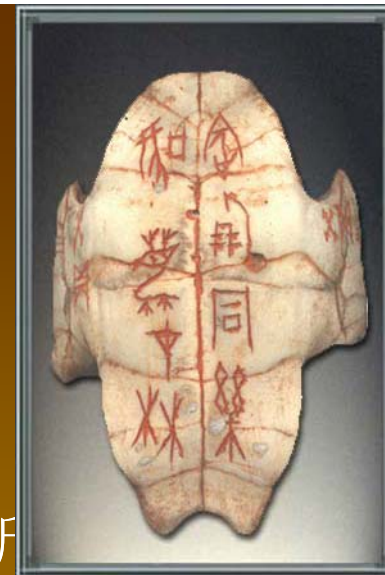
鄭眾：象形、轉注、假借

處事、會意、諧聲

許慎：象形、轉注、假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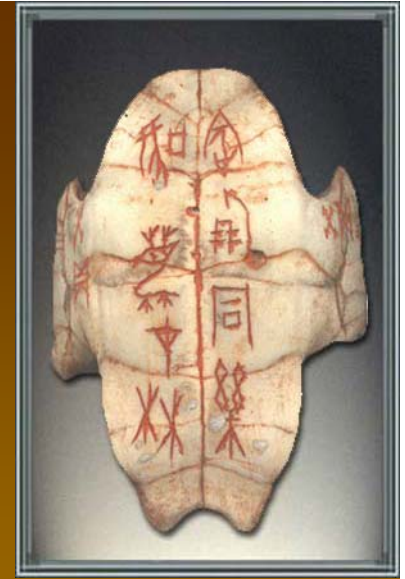
指事、會意、形聲

二、六書的次第



就前面所舉三家於六書次序排列，按理都有它們所此的深意。如班固是為史學家，他的排列可以看的出來，大致是依照文字演進的先後次序。其六書首列象形，是因為先民出門先見到自然界的各種具體的形象，依其象形加以描摹，便可作為彼此溝通的工具。如見高山則畫作山形，看見流水則畫作水行，這些描摹的具體象形，基本上易於表達，易於形成約定俗成。在象形之後，則是表達抽象的動作、狀態、位置的指事，因為它是抽象的事物，每個人的想法儘可不同，所以需要較長時間的溝通，才能進入約定俗成，成為往來交通的工具。

有了表示具體的象形與表示抽象的指事之後，這些獨體「文」發展至一個階段，就有組合「文」而形成的合體「字」產生，會意先於形聲，則是會意與象形、指事都是表意的文字，可由形以見意，但是當時這些表意文字仍然無法充分表達人們複雜的心理與往來頻繁的事物時，於是進而發展出由形兼聲的文字結構，「形」用以區別物類、事類，「聲」以表達語言，徵顯內涵。既然有了文字的系統，最後則是說明用字的問題，所以六書末列轉住與假借。



當經通因人，一舉三上天，天下月具，慎在，要，宇宙，於中儀「為上日已信」許者，「字亥立」兩例，有「天地、思想說點字本生」，「終道敘」為上，象天武思想《觀文根道思想一「文含」下地舉例事經傳的蓋的而思想始：「說隱下為天地舉例事經林字「藝立的」說：《就上下分形「舉儒文：經本學是「於中「之肇象河，意三書。他字謂了編「其當以一，為、意三漢。他字謂了編「其當以一，為、意三後譽楚為文所滿的編「其當以一，為、意三據的很清楚。因字，充首解因，這並在「列江會儀家雙說始「楚字》部他「序事」立之理排「學無裡之弄文解「一」萬列先，「指舉而了完成經經《政需說文》首是化，排其上，所以指舉而了完成是五敘》王則《說文》首是化，排其上，所以指舉而了完成慎「五敘》王則《說文》首是化，排其上，所以指舉而了完成許有文道，纂如部天地六思之，再其於是於享文道，纂如部天地六思之，再其於是於時《說之明他觀，第一分論才即下而為則為

➤雖然許慎依其經學思想排列六書，但是他大體還是依循文字先後的大原則，即先「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的「指事、象形」，再「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的「形聲、會意」，在六書之末，在列轉注、假借的用字原則。

至於鄭眾，他也是位經學家，他的六書次第，也許自有它的道理，不過若從造字「先後文字」的原則來看，我們似乎很難窺知他所排列的條理，雖然也有學者嘗試為他的說法加以詮釋，似乎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向來討論六書次第，多依班、許二家，而少贊同鄭眾的說法。班、許二家的說法，贊同的學者，向來也是旗鼓相當，究竟在「文」的階段，是象形先？抑是指事先呢？在「字」的階段是會意先？抑是形聲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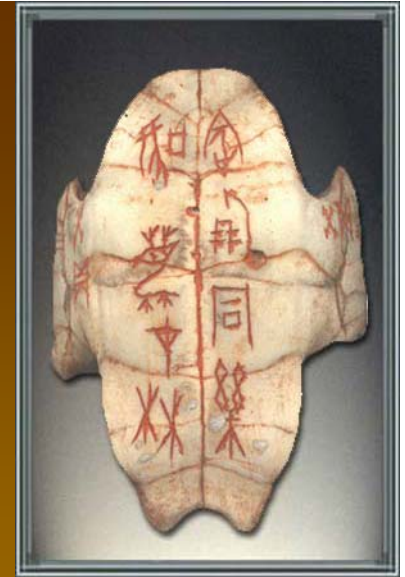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王筠《說文釋例》說得好，他說：

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頡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

六書的理論是後人根據文字的發展與結構分析而來的，並不是先民先創造了六書再來造字，而文字本來就不是一時一地一人之所造，說來也很難確知孰先孰後。

不過，大家覺得先有獨體象形、指事的「文」，再有合體會意、形聲的「字」，最後則是說明用自法則的轉注、假借，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雖說象形、指事的先後難定，個人則以為象形文比較沒有依存性，具有獨立性，容易創造，也容易辨認傳達，在整體的造字先後而言，先於指事的可能性較高。至於會意與形聲，就文字發展的進程來看，先表意的文字，在進入形聲雙衍的階段，比較合乎漢字發展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出在甲骨文裡，會意字的數量要比形聲字多，但形聲結構後來卻發展成漢字結構的主流，目前的漢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聲字，因此可以推知會意字的發展應比形聲字要來的早。總之，我們以為論六書的次第，班、許二家各有他們的思想體系，但班固的說法較符合漢字發展的規律。

三、六書體用說



許慎在《說文·敘》之中，把六書分成三類，如前面所述，指事、象形是獨體的文為一類，形聲、會意是合體的字為一類，至於轉注、假借則是一類，是用字的方法。至南唐徐鉉作《說文繫傳》，有鑑於此，而提出「六書三耦說」，即指事、象形為一耦，會意、形聲為一耦，轉注、假借為一耦，並以明為轉注、假借二書具有相對性，屬用字理論。至明楊慎則提出「六書經緯說」，主張六書的前四者為經，後二者為緯，他在《六書索隱》中說：

《六書索隱》中說：

六書，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轉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

至清戴震，則正式提出「四體二用」的理論，主張六書的前四者為造字的本體，後二者為用字的方法。

〈答江慎修論小學書〉說：

大氏造字之始，無所憑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印吾台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申，依於聲而旁寄，曰此以施於彼，曰段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

其中戴氏對轉注的解釋，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但四體二用的主張，甚受學者推崇，但也有學者以為跟班固所說六書都是「造字之本」不合，這個問題，章太炎先生在《國學略說·小學略說》裡曾經解釋說：

轉注、假借，就字之關聯而言，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就字之個體言。雖一講個體，一講關聯，要皆與造字有關。

而本師陳新雄先生於〈章太炎先生轉注假借說一文之體會〉再進一步詮釋說：

蓋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為造字之個別方法；轉注、假借為造字之平衡原則，造字方法與造字原則，豈非「造字之本」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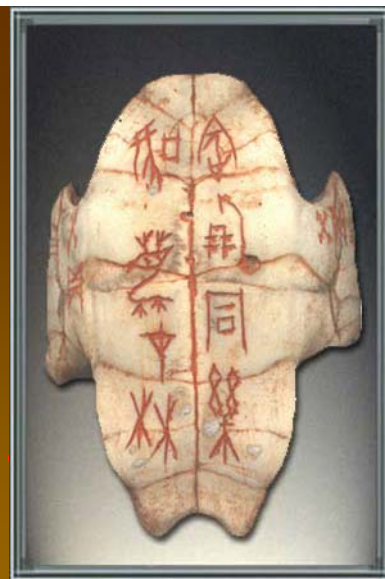
我們也認為許慎詮釋六書的意義，確實有「四體二用」的概念，因為在《說文》裡，許慎對其所收的文字，每每指出該字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卻不曾指出那個字是「轉注」或「假借」。

再者《說文·敘》詮釋六書的意義時，舉「考、老」為例，以解釋轉注，可是「考」字，《說文》解釋它的結構是「從老省丂聲」，「老」字的結構是「從人毛匕」，一是形聲字，一是會意字，顯然許慎認為「考、老」是古人先以四體的方法來構造文字的形體，文字學家再以「轉注」來說明二者之間的關聯。有如舉「令、長」為例以解釋假借，同樣地，「令」字《說文》說它的結構是「從亼卩」，「長」字是「兀從匕亡聲」，一是會意字，一是形聲字，也是以先四體來構造文字的形體，然後再借作別的字用。

近來有學者以為許慎所舉的字例不當，形構不卻，但是我們以為雖然這些字例的形構可以再詮釋，即使我們運用甲骨文、金文等考古所發現的古文字重新來詮釋它們的本義、本形，但是它們仍然屬於「四體」的造字範圍，並不影響轉注、假借為用字方法的理論。我們很難說既是承認許慎的六書理論，卻又去否定他所舉的例子，這是自相矛盾的作法，何況我們相信在當時享有崇高學術聲望的許慎，在構建文字理論時，其態度必然是審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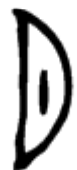


象形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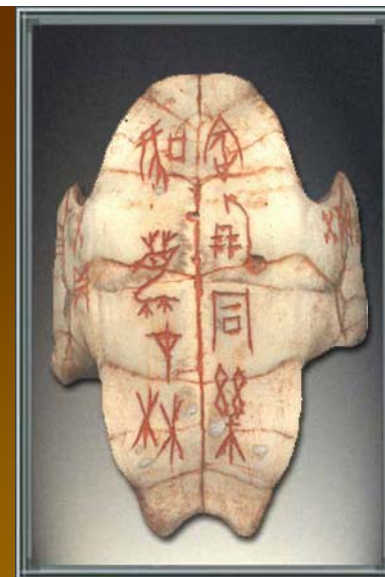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說文·敘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體詰詘，日月是也。」

所謂象形，即象實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觀的實物形體，以線條描繪出來，而描繪的線條，是隨著實物的外型而屈曲，例如先民白天外出，見高掛在天空的太陽，其形體充實而飽滿的綻放光芒，於是依其形體以線條畫出如甲骨文的、金文的、小篆的；晚上則看見夜空裡的月亮，其形體有缺有圓，但缺的時候總比圓的時候多，於是依其缺的形狀以線條描摹下來，這就是象形。然而先民如何以線條去描繪實物的形狀呢？所採取的角度如何呢？







徐紹楨以為有仰觀、俯察、正面，旁
面四種角度，他在《六書辨》說：

象形之法……於稽其類，有仰觀之
形，有俯察之形，有正面之形，有旁
面之形，之四者，以盡畫之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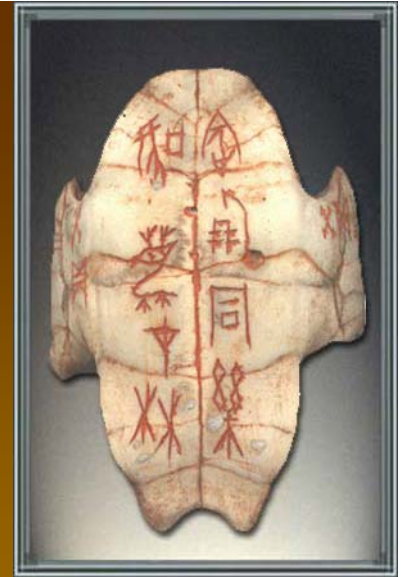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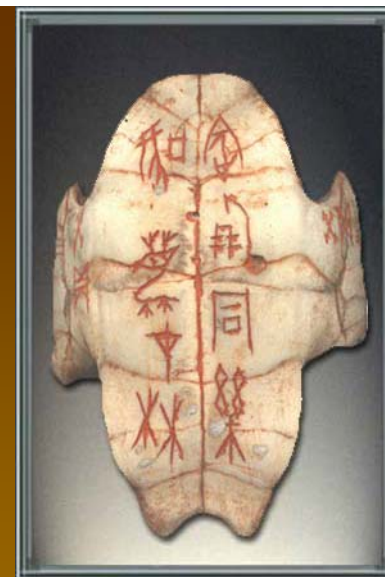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所謂「仰觀之形」，例如日、月、雲、雨；「俯察之形」例如田、疇、水、泉；「正面之形」則如山、木、衣、門；「旁面之形」則如魚、馬、人、豆。而描寫的方式，有時是鉅細靡遺的描寫，例如鳥，把鳥的頭、眼、身、羽、足、尾，一一的描繪出來。又如龜，把頭、身、足、甲、尾，甚至連背上的盾紋都描寫出來。有時則是取該物的局部特徵描摹而來的，例如牛、羊，從殷商金文牛鼎作、羊鼎作，可見得是取牛、羊其頭部的特徵部分。在古文字裡，有時因為所取的角度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形體的象形字，例如「龜」字，甲骨文作，顯然一是側面之形，一是俯察之形，不過經過文字的演進，約定俗成的結果，到了小篆則採側面之形作。

分類與舉例

清段玉裁注釋《說文·敘》依文字的結構，分象形字為獨體象形與合體象形兩類。所謂「**獨體象形**」，就是客觀的把實物具體的描摹下來，其形構為不能再分析的「文」；而所謂「**合體象形**」就是在一個具體的象形文之外，在添增一個表示具體形象而不成文的符號，即「文+具體符號」的結構。以下我們則以許慎的《說文》的小篆及所說釋的本義、本形為基礎，必參考小篆以外的古文字，逐一舉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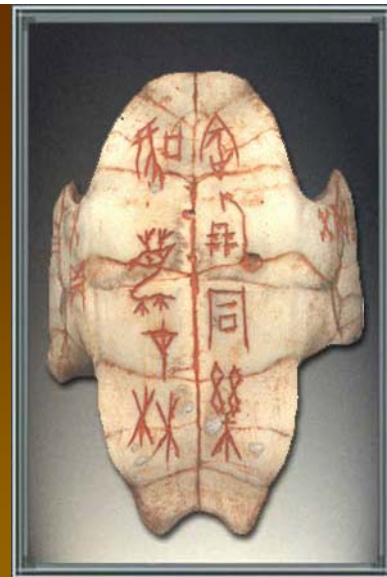
(一) 獨體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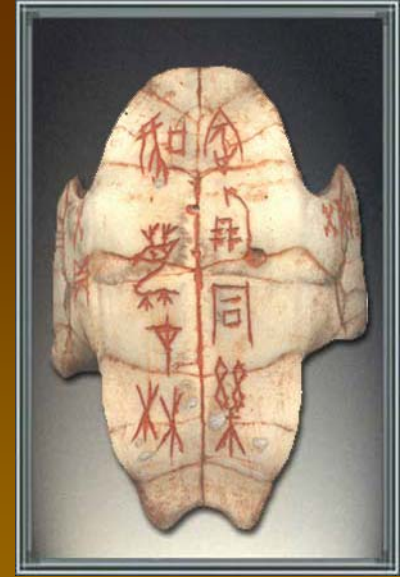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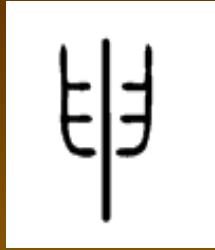


1.：气，《說文》：「气，雲气也，象形。」甲骨文作，金文作，這是天上雲氣的本字，象雲氣流動的形貌，今作「氣」，不過「氣」字的本來意義是「饋客之芻米」，也就是今所做的「餼」字，是後代把「氣」字借作「气」，把「餼」字借作「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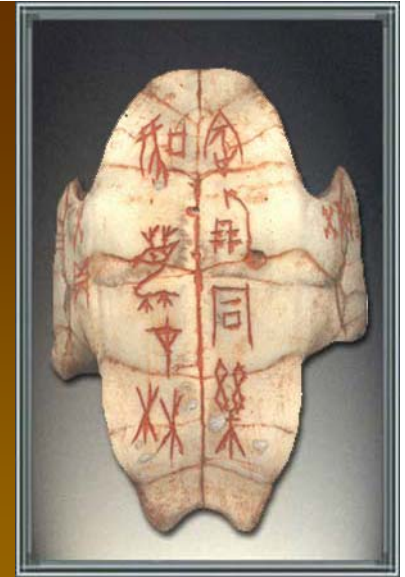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2.：雨，《說文》：「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霑其間也」。甲骨作，金文作，《說文》古文作，都象下雨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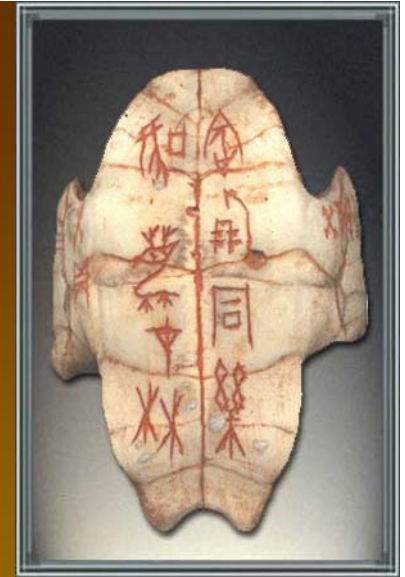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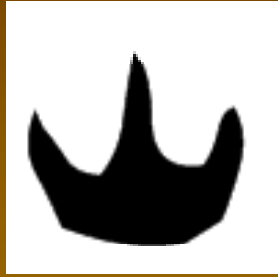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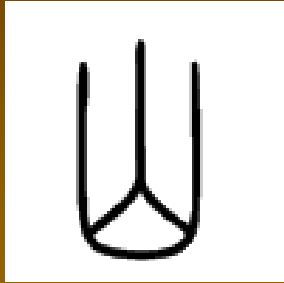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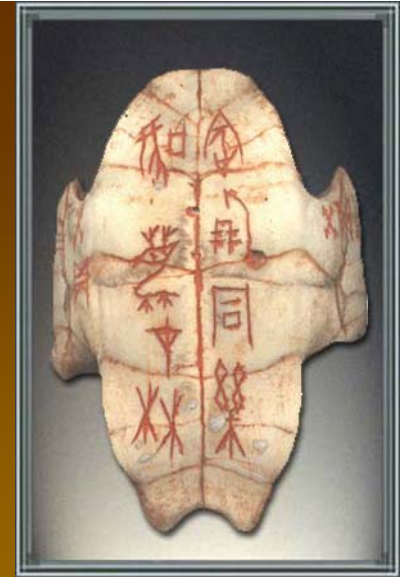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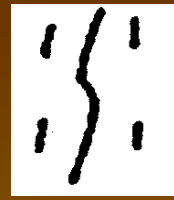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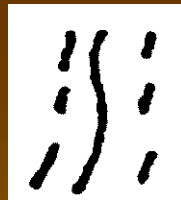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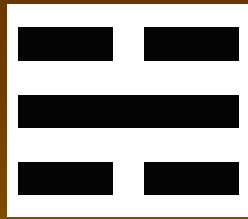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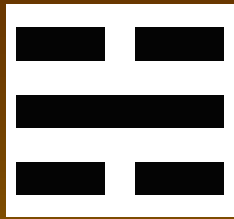
3.：申，《說文》：「申，神也。……從臼自持也。……□古文申，□籀文申」《說文》解釋的形義，恐怕尚值得商榷，從其古文的字形，及甲骨文作，金文作，可以看出這是天上閃電之形，也就是說這是「電」的本字，小篆的形體是從籀文改變而來的，而今日「電」字從「雨」，則是一個後起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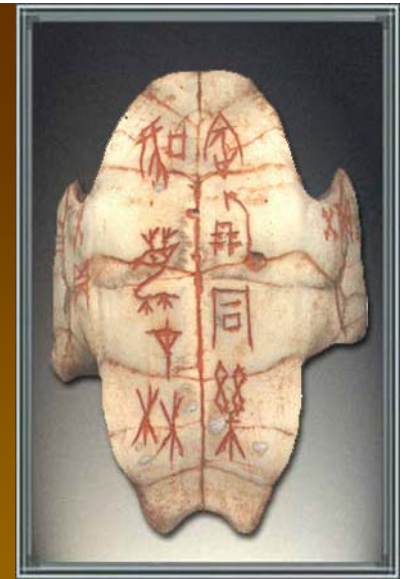
4.：雲，《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像迴轉之形，……□，古文省雨，□，亦古文雲。」小篆從雨，是個後起字，實際上古文的形體象天上的雲朵，甲骨文作□，金文作□，與《說文》古文相合，今日「雲」的本字「云」，很早就被假借作「人云亦云」的「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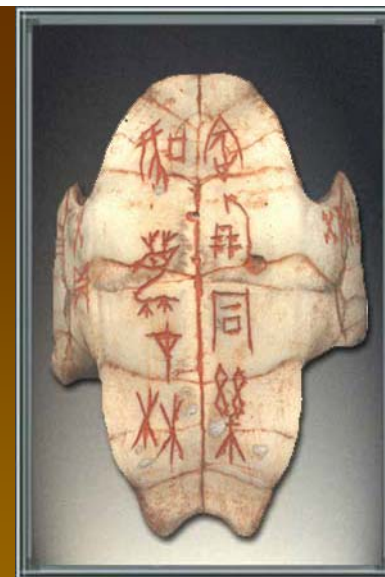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5.：山，《說文》：「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殷周金文作、，都象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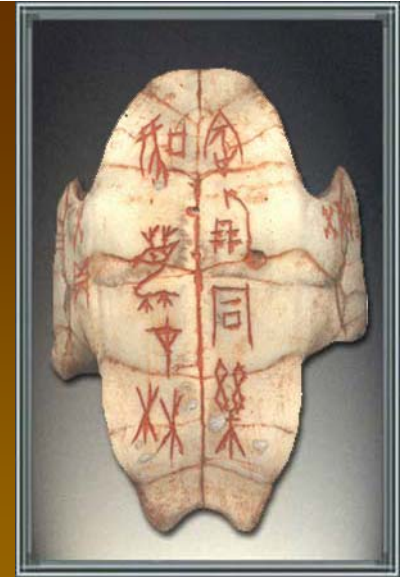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6.：水，《說文》：「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說文》所以說「中有微陽之氣」是因為小篆水形橫置的話，酷似《易經》坎掛的卦形，--為陰爻，一為陽爻，「」形的中間正是陽爻。不過文字是不應該用八卦來詮釋的，因為文字並不起源於八卦，且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水流之形，無關掛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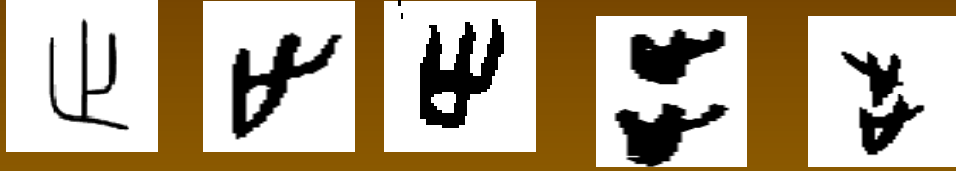
7.：泉，《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甲骨文作、, 象泉水從石罅之中涓涓下流的樣子，因為河川的源頭多起於泉水，所以《說文》以「水原」釋為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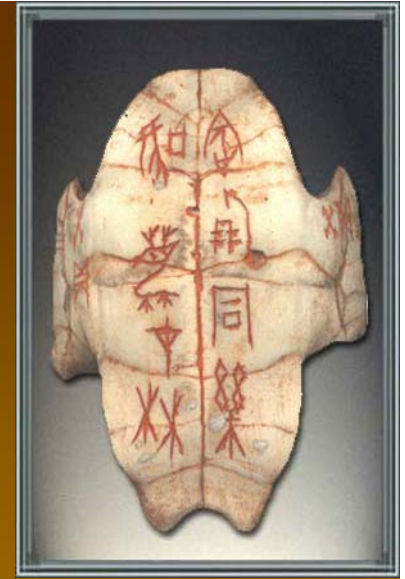
8. 火，《說文》：「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甲骨文作，正象燃燒的火焰上升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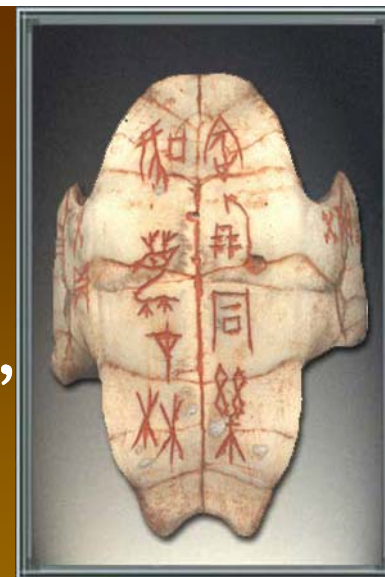


9. : 口，《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甲骨文作，象人的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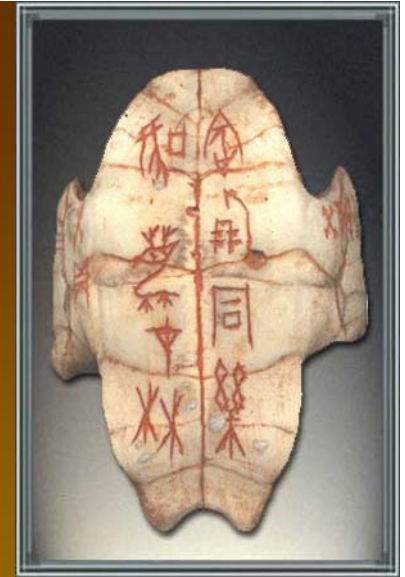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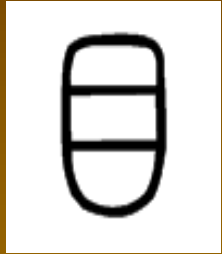


10.：止，《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初有阯。」《說文》於形義的詮釋，恐怕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甲骨文「止」作或，而殷商金文「從止」的「步」字作，都象人的足趾，所以「止」的本形本義應是指人的足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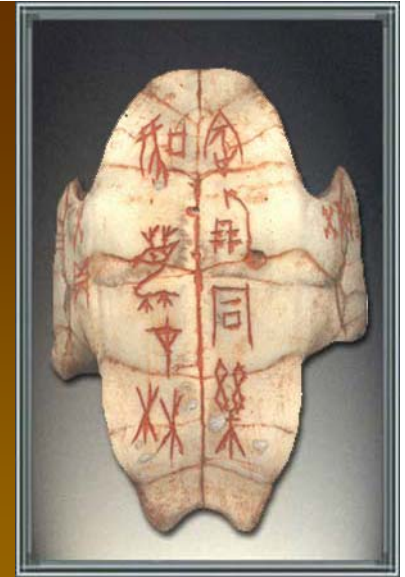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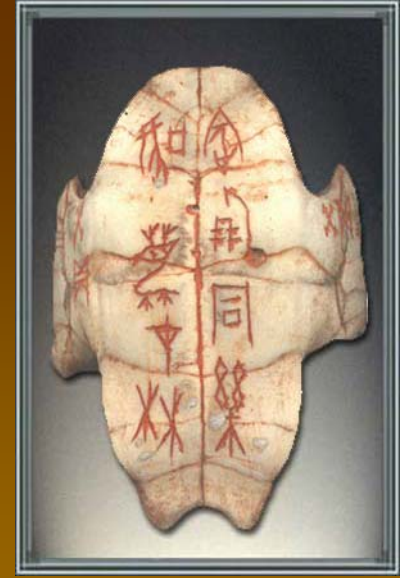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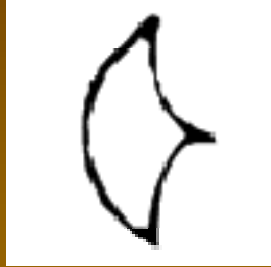
11. □：《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孛，古文子从𠂔，象髮也。□，籀文子，凶有髮，臂脛在几上也。」《說文》以十二地支配十二月來解釋「子」的本義，並不符合古人造字的本義，且小篆、古文、籀文的字形，都象在襁褓中的小孩子舞動小手的樣子，尤其古籀的字形，並都有小孩凶門上所長出的頭髮。至於《說文》於籀文字形下的解釋，有「在几上」的話，也是值得商榷的，考察西周金文傳卣作□，《說文》所指「脛」的部位，則恐怕是小孩子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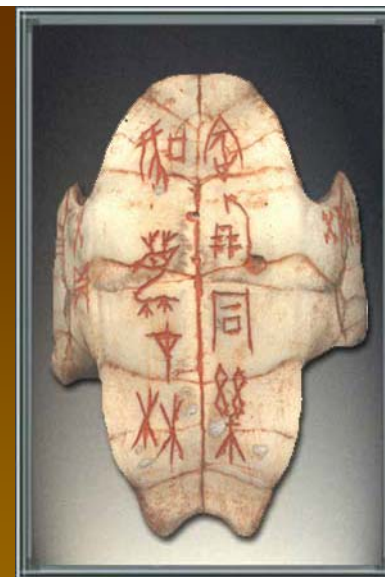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12.：目，《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瞳子也。」甲骨文作，金文作，正象眼目之形，而小篆以把文字豎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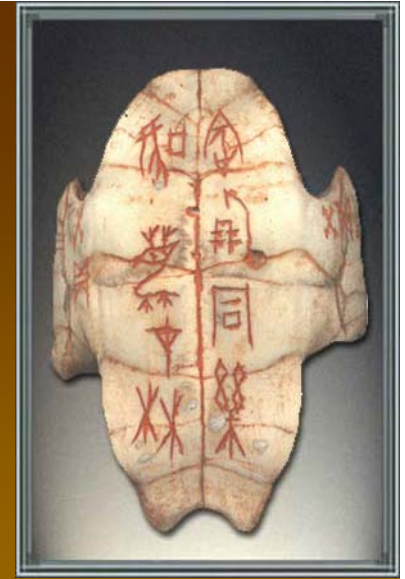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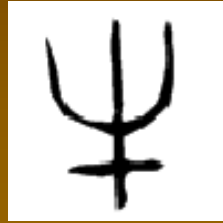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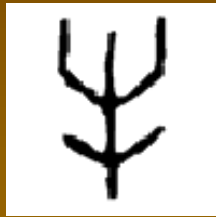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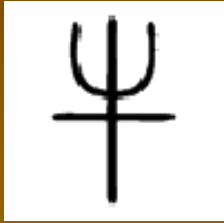
13.：自，《說文》：「鼻也。象鼻形。」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鼻子的形狀。後來為表示自己，則借用本義為鼻子的「自」，至於是不是因為人們說到自己都指著自己的鼻子，就不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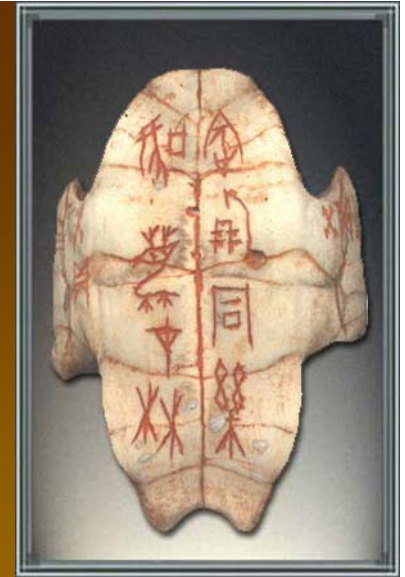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14.：耳，《說文》：「耳，主聽者也，象形。」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耳朵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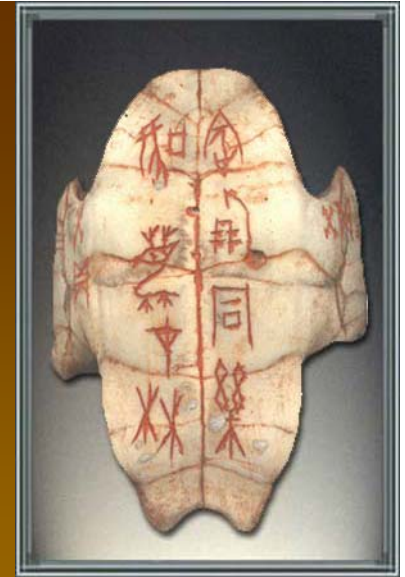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15.：心，《說文》：「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許慎以陰陽五行配五臟，所以說「土臧也」。甲骨文作、，金文作，正是作心臟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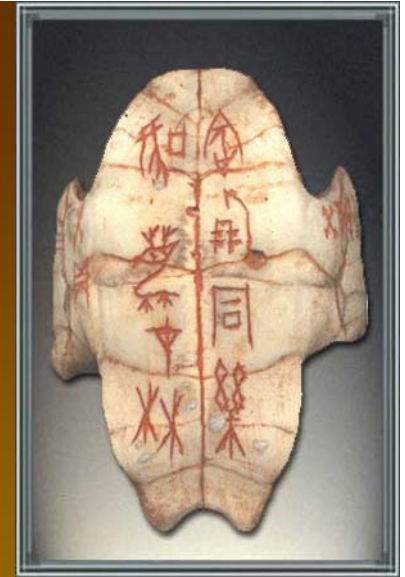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16.：牛，《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說文》依據小篆解釋本形，並不正確，在前一小節裡，我們曾引殷商金文知道「牛」是牛頭的局部特寫，而甲骨文作，金文作，就是從牛頭簡化線條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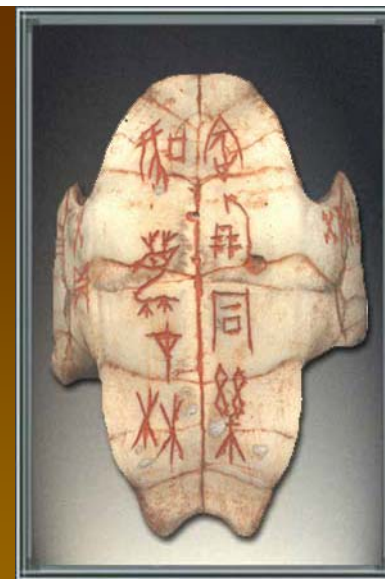
17.：鳥，《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甲骨文作，金文作，正象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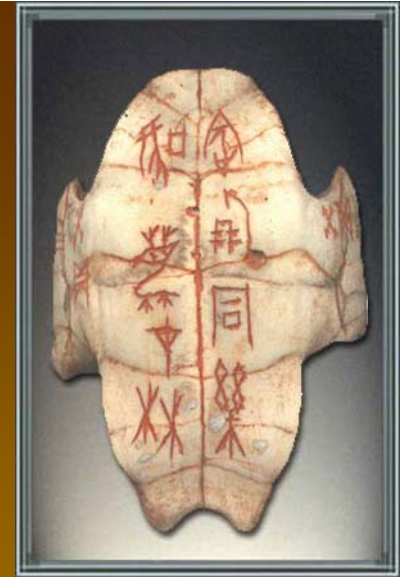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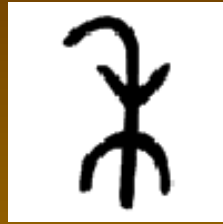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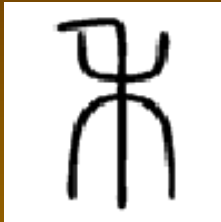
18.：龍，《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說文》解釋它的形構，從甲金文來看，恐怕尚值得商榷，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龍的樣子，小篆的形體是從甲骨文逐漸訛變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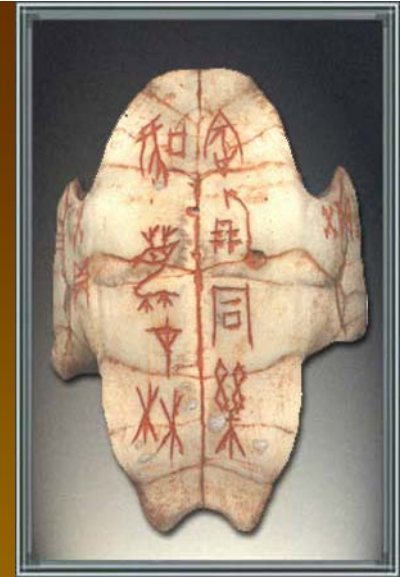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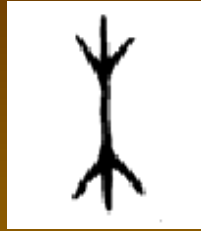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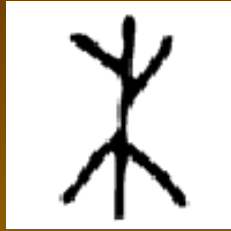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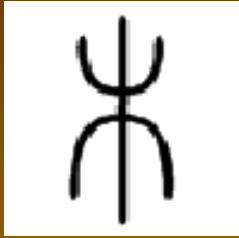
19.：貝，《說文》：「貝，海介蟲也。……象形。」甲骨文作，金文作，均象貝的左右兩片殼，殼上有紋飾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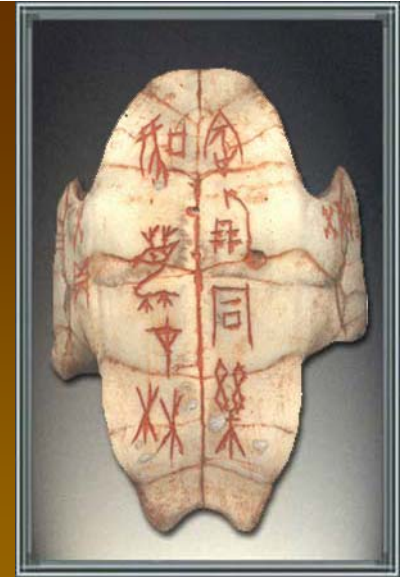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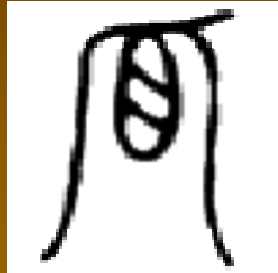
20.：虎，《說文》：「虎，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說文》詮釋「虎」字的形構，恐怕得再商榷，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老虎的形狀，有噬人的大嘴，花紋的身體，長尾，四足（以二足代表四足），所以小篆的字形是訛變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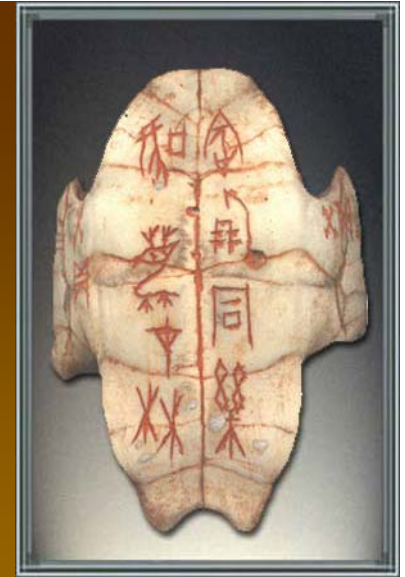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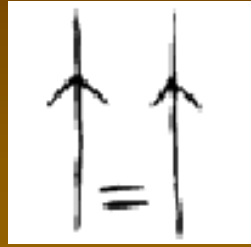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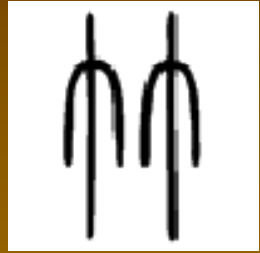
21.：禾，《說文》：「禾，嘉穀也。……從木象其穗。」甲骨文作、金文作，象道禾垂穗的樣子。不過《說文》形式構有「從木」兩字，《說文》裡凡「從某」是指成文，在這裡「從木」恐怕有待商榷，因為這個字形，代表著整株都是稻禾，如果「從木」就不是獨體象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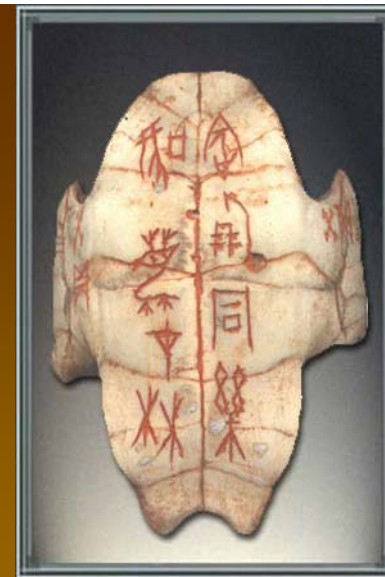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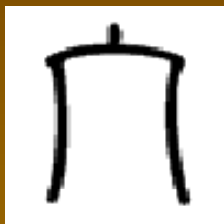
22.：木，《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從中下象其根。」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整棵樹，上有支下有根的形狀，《說文》解釋「木」的形構有「從中」的話，也是不盡理想。



23.：瓜，《說文》：「瓜，瓠也，象形。」金文作，象瓜有蔓藤有瓜實的形狀。



24.：竹，《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箬箬」是筍皮，竹子長大以後，筍衣就會離莖下垂。不過《說文》對形構的解釋也可以再斟酌，金文「竹」作，清王筠《說文釋例》以為「象在上之葉」，也就是以竹葉來代表竹，從其植物特徵來象形，這應該是可信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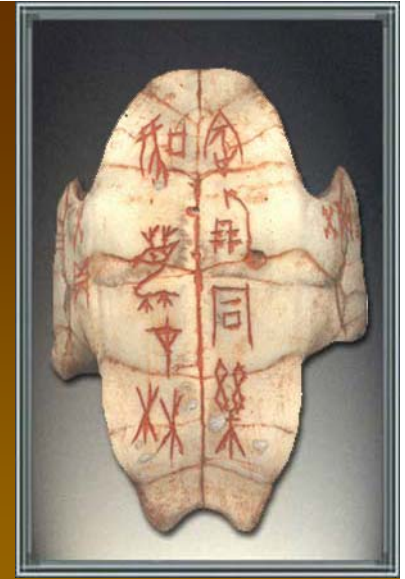


25. : 宀， 《說文》：「宀，交覆□
屋也，象形。」 甲骨文作□、□，正
像房屋正視的形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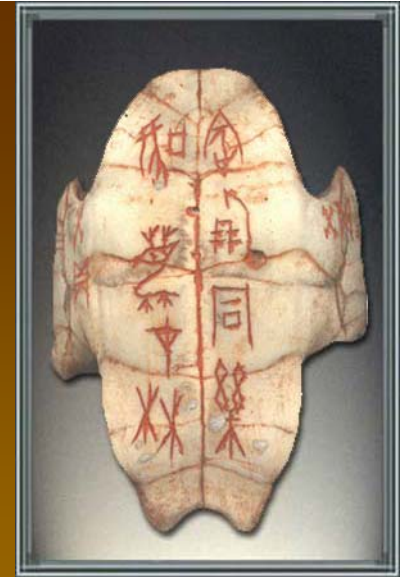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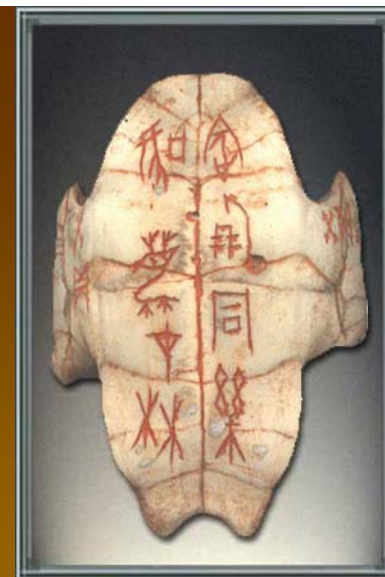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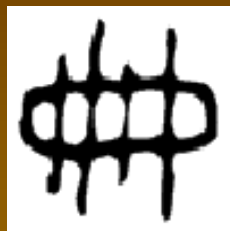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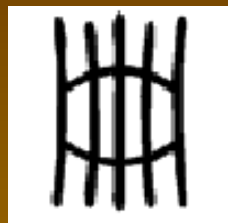
26.：門，《說文》：「門，聞也，從二戶，象形。」甲骨文作，金文作，象兩扇門的樣子，甲骨文的「門」上還有門楣。

王 羊 王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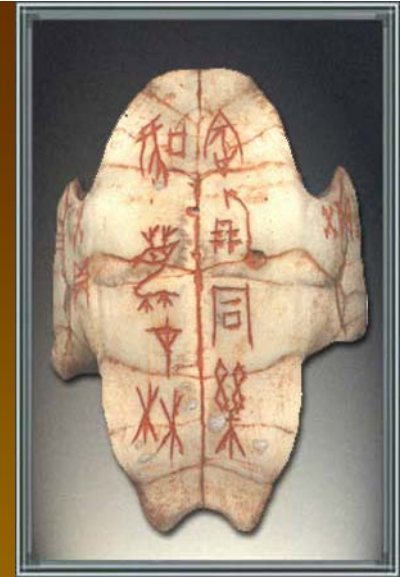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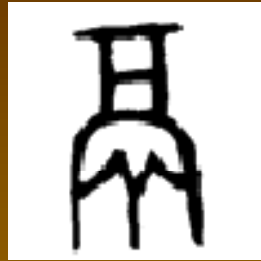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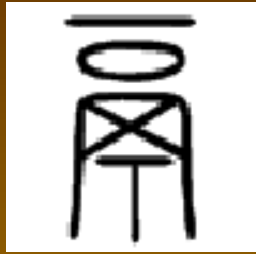


27.：玉，《說文》：「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觥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甲骨文作，正象三玉相串連的樣子，不過上面多了「」為象串玉絲線的頭緒。金文作，到了戰國金文，已有加裝飾作的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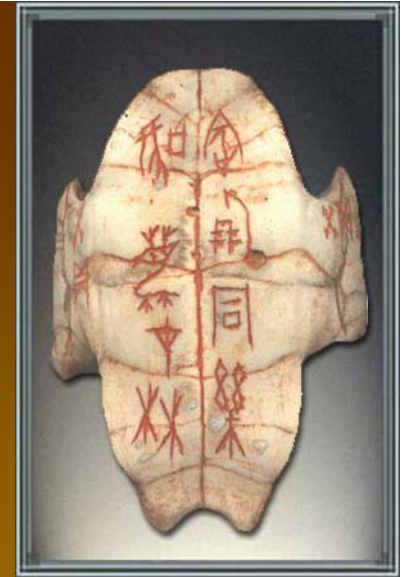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28. 冊，，《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竹簡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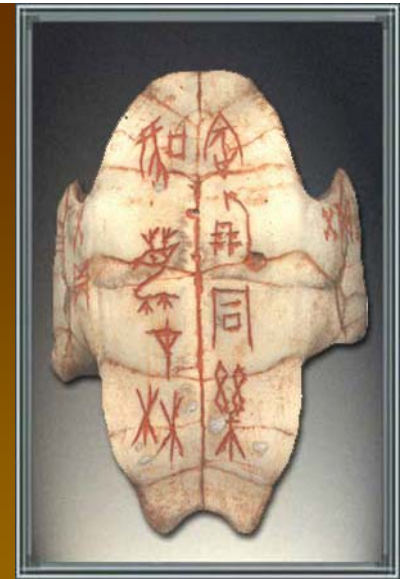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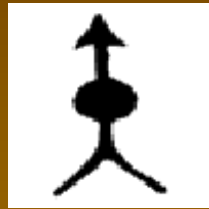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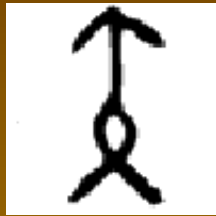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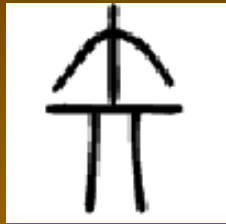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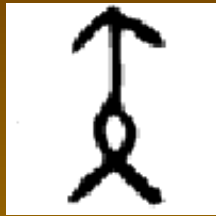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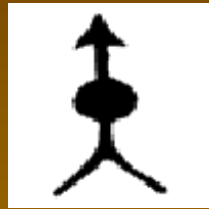

29. 鬲，《說文》：「鬲，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甲骨文作，金文作，並象鬲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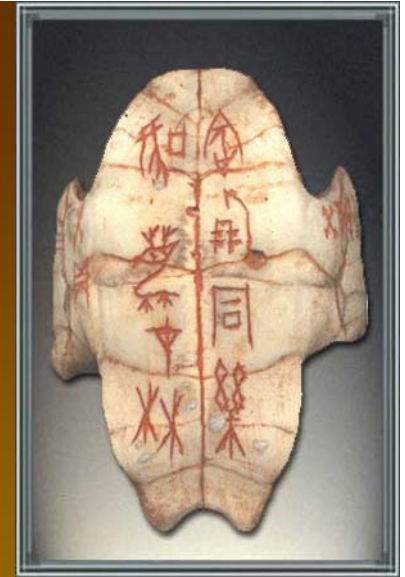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30. 壺，《說文》：「壺昆吾園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壺有蓋之形，不過《說文》：「從大象其蓋也」一語，則值得再商榷，因為「大」是「大」，「蓋」是「蓋」，雖然文字形符相同，但「大」不是「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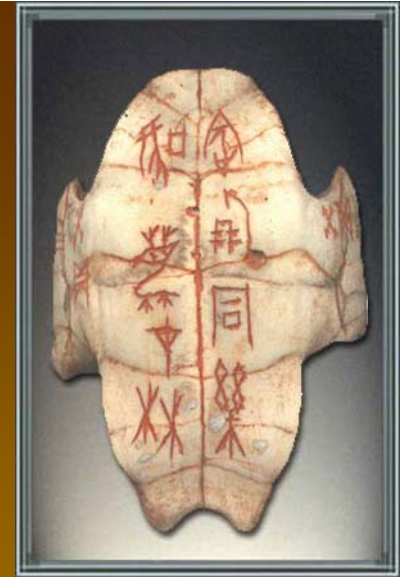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31. 矢，《說文》：「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甲骨文作，金文作、，象箭矢的形狀，「從入」可視為墜語，畢竟箭鋒象「入」形，但不是「入」字，恐怖能「從入」。



32. 豆，《說文》：「古食肉器也。从○，象形。……□，古文豆。」甲骨文作、□，象古代祭祀用的薦豆禮器，可再商蓋、腹、校、鐙的側面形狀。《說文》：「從○」為贅語，可再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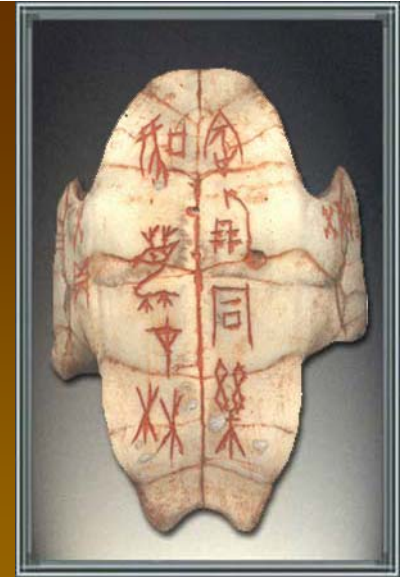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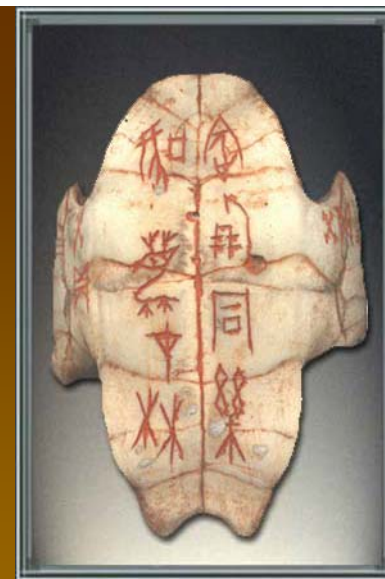
30. 壺，《說文》：「壺昆吾園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甲骨文作，金文作，都象壺有蓋之形，不過《說文》：「從大象其蓋也」一語，則值得再商榷，因為「大」是「大」，「蓋」是「蓋」，雖然文字形符相同，但「大」不是「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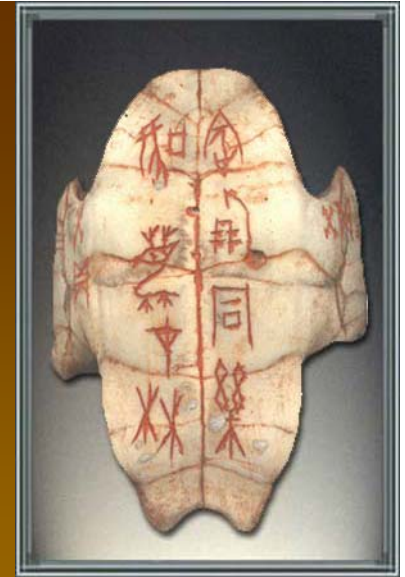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二) 合體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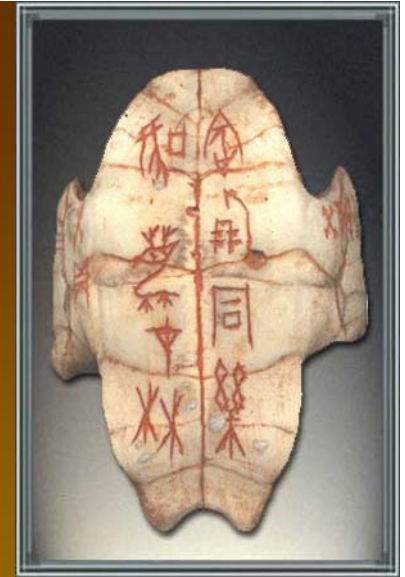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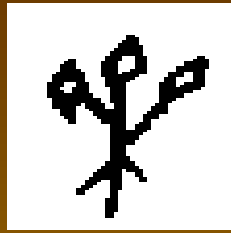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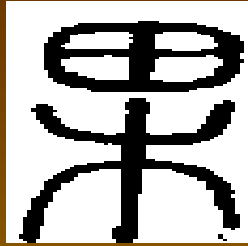
1. 谷：《說文》：「谷，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阿」是曲隅，彎角的意思，字的結構為成文的「從口」再加上不成文象噉嘴而唇上有縐紋「口」的具體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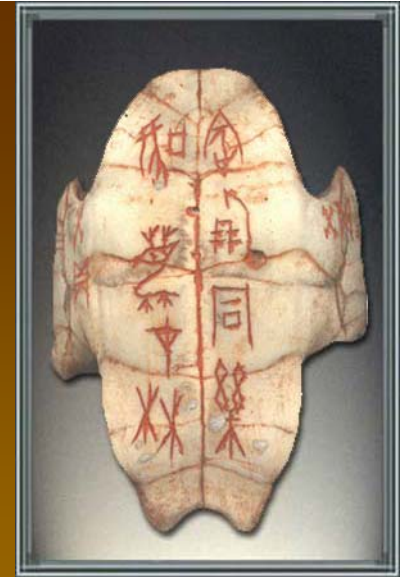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2.眉，《說文》：「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甲骨文作，金文作，正象目上有眉毛形狀，「目」已經成文，其餘的表示眉毛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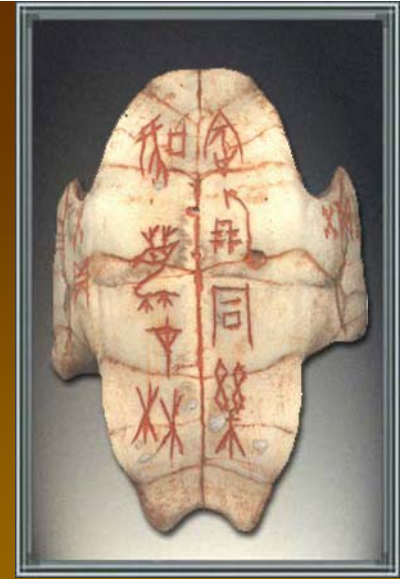
3.胃，《說文》：「胃，穀府也，從肉，象形。」金文作，楚簡作，「」正象人裝食物的胃，但為了表示的更明確，從「肉」的偏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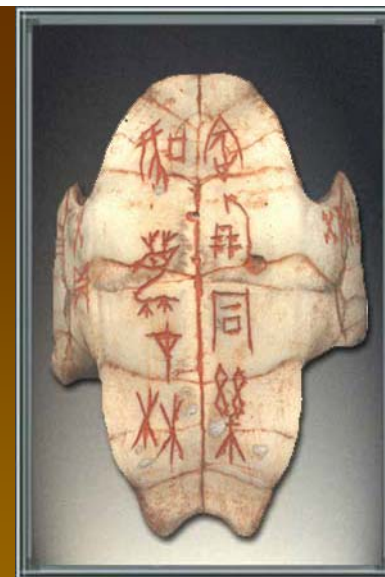
4.果，《說文》：「果，木實也，從木，象果形在木之上。」甲骨文作，金文作，古文字都象木上長果實，不過甲骨文畫了三個果子，到了金文只畫一個，並特別凸顯它的形狀，而畫在木上，也才能明確的表達是樹上的果實，所以字形的結構是在「從木」的文之外，在增加象果實但不成文的具體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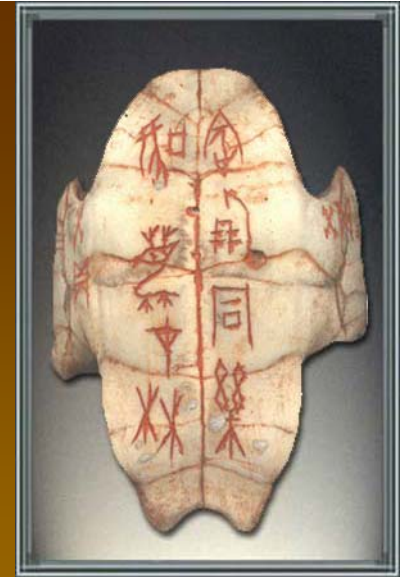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5.巢，《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從木象形。」從小篆就已經可以看出樹上結有鳥巢的樣子，字形結構是在「從木」的文之外，增加象鳥巢的不成文具體符號。

The image shows the seal scrip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漆' (lǎi). It is a stylized, symmetrical form with a central vertical stem and two main branches that curve outwards and then downwards, resembling a tree or a dripping liqu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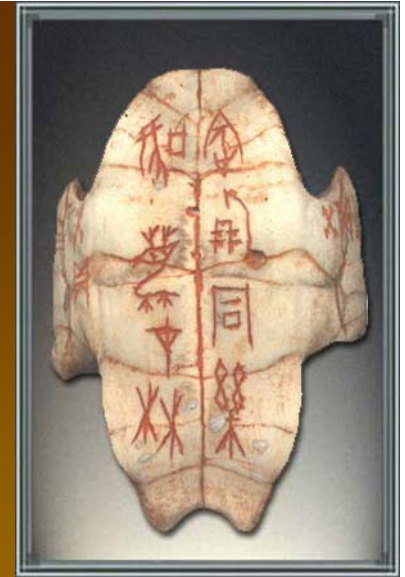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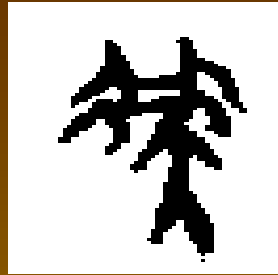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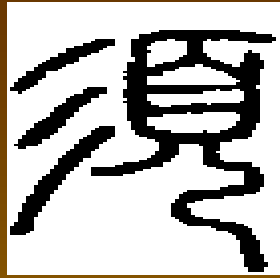
漆，《說文》：「漆，木汁可以髹物，從木，象形，漆如水滴而下也。」字形正象漆汁從漆樹上滴流而出的樣子，所以結構是「從木」的成文，再加象漆汁不成文的符號。這是「漆」的初文，今「漆」字已多水旁，而後人又多假借「漆、漆」為「七」，今數目字大寫「柒」或「𠫪」，則是「漆」的俗寫。




7.身，《說文》：「身，躬也，從人□聲。」
金文作□、□，從小篆或金文的字形看來，
則象人的身體有個大肚子的樣子，《說文》
所釋形構恐不完全正確，這應是身孕的本字，
《說文》說：「，生子免身，從子免。」這
裡的「身」只身孕正是本義，且方言中「身」
也多指身孕，如閩南語懷孕稱「有身」，可
證「身」是指懷妊之身。



8. 𠂔，《說文》：「𠂔，首笄也，從儿，匚象形。」這是象古人頭上插著簪子的樣子，「從儿」，「儿」是《說文》古文其字「人」。通常作「儿」的形符，是把「人」的偏旁用在字形的下方時，所使用的寫法，其實與「匚」的形義並沒有不同，如甲骨文中「兒」作匚，「兄」作匚，可以看出作「匚」，只是比畫不出頭而已，後來奇字「人」則再把筆畫稍微分開就變成了「匚」。「儿」是成文，在字形下方，加上「匚」正是由人所襯托頭上插著「簪子」，



9. 須，《說文》：「須，頤下毛也，從頁彡。」金文作，正象人鬚長在臉上的樣子，《說文》：「從頁」為象人的頭部的文，「彡」則象依傍著頭部所長出的鬚鬚為不成文的具體符號。